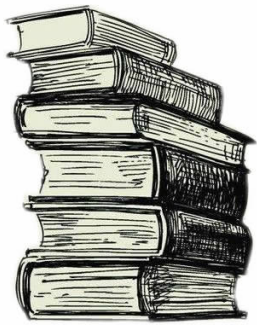


心灵感韵

与书为邻

□王俊



我有一个书房,不大,仅容得下一人独坐。书架上的书籍,大多数是近几年添置的,有大部分陪伴我度过了少年和青春时期,又追随着我一起步入中年。这些书籍把时间凝聚在薄薄的纸页中,给予我温良与敦厚。每每闲暇之余随便翻翻,书中散发的墨香滤掉尘世的喧嚣,带我抵达最美好的记忆。

小时候家贫,虽无钱买书,但阻挡不了我对书的渴求。我像所有的乡村孩子一样,上山采草药,下河摸鱼虾,以此换取几张毛票。我慢慢积攒着每一分钱,舍不得花。当其他的伙伴用存下来的钱买冰凉的雪糕解暑时,我只能馋得暗暗吞口水。有时,望着他们手里摆弄的玩具,艳羡不已,却始终不敢动用那微薄的钱。我偷偷拿了母亲针线盒中的布头,缝制了一个小布袋。每天晚上,我在耳边摇晃布袋,听袋中的硬币相互撞击,叮当作响,乐此不疲。等到布袋日渐鼓起来,我揣着它,徒步数公里路,去镇里的书店。

书店在小镇的丁字路口处,门前有一棵梧桐树。五月的梧桐花盛开如锦,花朵饱满如风铃。我走进书店,玻璃柜中的每本书都浮动着梧桐花轻柔的香气。蹲在书店的一隅,一本本翻阅过去,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个绝世高人,他们登临泰山,俯瞰人生,用睿智的目光穿透我的心灵,让我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,拉近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距离。我无拘无束地漫游在书中,连暮色四合都不知道。店员装上最后一块门板,瞪着灯笼一样的眼问:“小孩,你到底要不要买书,我们要下班了。”我抱起身边的一摞书,怅然地叹口气。书是心灵的,亦是深广的。一本书俨然就是一条奔流的河,闪烁着最丰沛的泉眼,足以令每一个靠近它的人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。

月上树梢。空旷的乡村潜隐着一层层如水的光晕,四下响起如织的蛙鸣,偶尔还传来犬吠声。晚风吹拂,草丛间像是埋伏着千军万马。我紧紧地抱着一叠书,心里一点也不害怕。满心的欢喜和幸福一如月色,漫出乡野。或许有些忧郁是与生俱来的。十三岁的我看起来比较忧郁,不合群,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。那时的我和一个女同学要好。女同学的小姨是一个文艺青年,家里收藏许多书籍。每一个周末,我们都会趁她的小姨不在家,偷偷溜进她的房间。那时正风靡席

慕蓉和三毛的文字。我趴在女同学小姨的书桌上,一字不落地抄写席慕蓉的诗歌。女同学守在门前,不断催促我快点。潦草的字迹,乌压压地涂满了我的笔记本。我马不停蹄地抄写,书中明暗的宛然在目。而窗外风吹落的柚子花,一波接一波,永远落不尽。如今,隔着黑字白纸的光阴,我依旧能闻到一缕袅袅的书香,就像依然飘荡在记忆深处的柚子花一样,简朴而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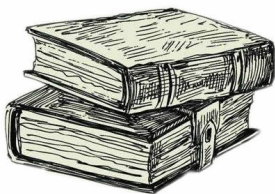
十八岁时,我被安排去一个偏僻的山村教书。交通闭塞,条件艰苦,对于我这样一个自幼生长在乡村的孩子来说,都算不了问题。可是缺少书读,日子味如嚼蜡。我整日寡寡的,做什么事都觉得索然无味。有一天,我无意间听办公室的几个老师闲聊,说我们学校退休的老校长收藏了许多书籍。我立即向他们要了老校长家的地址。

晚上,我躺在床上如同锅里的烙饼,翻来覆去,睡不着觉。想看书的欲望有如汹涌的潮水,势不可当。我索性穿好衣服,借来一辆破旧的飞鱼牌自行车,趁着夜色出门。夜行了十几里的山路,远远望见老校长家的砖瓦房隐在一片竹林中。老校长获悉我的来意后,说:“喜欢看书好啊,好啊。”他连声说了几个“好”,带着我穿过他家的后院,推开一扇木门,掀亮门后的电灯,眼前豁然别有天地。满屋子都是书,抬头是书,低头也是书。就在那间书屋里,我读了诗经,读了鲁迅,读了梭罗,还有勃朗特三姐妹,重温了亘古的诗意和灵魂的静美,走入真境,感知生命一脉相承的悠远和深沉。

每个周末,我都去老校长家借书。有时,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读书。老校长读到兴起,往往会像个孩子一般摇头晃脑,抚掌大笑。有时,老校长煮一壶茶,我们坐对着一卷书,品着清茶香茗,安享岁月的静好。老校长时常感叹说,读一本好书,就像交了一个挚友。与书为邻,能使人之心澄明如镜。心清澈了,眼睛看万物就明朗,走多远的路都不会迷失。

多年后,我远离山村,在城里安了家,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。一杯茶,一本书,任由灵魂慢下来。遇上假期,我最喜欢逛的仍然是书店,仍然喜欢蹲在书店的一隅,寻找书中的另一个灵魂。

曾国藩说过,一个喜欢读书的人,品格不会坏到哪里去。读书不是为了获得名利,而是为了在荒芜的心灵上种植一片繁花似锦的春天。窗外暖阳照得书房亮堂堂的,我愿一生埋头于书中,与书相濡以沫,好好做人。



人文往事

忆先贤 传家风

□李宿定 李俊爱

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良好的家风是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,是家族兴旺的不竭动力。孟县泥河村李氏家族历来重视家风家教的传承,在良好家风的滋养下,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。

立根奠基的李河

泥河村是一个多姓氏和睦居住的村庄,其中李氏家族迁居此地较早,人口较多。

李氏先祖李河,字崑原。李河是一位智者,从他离开喧闹的县城选址在离城南十里远的泥河村定居,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因为他认为这里地理环境优越,资源丰富,地广人稀,既有山坡草地,又有沟梁梯田,还有河床湾地,地下有煤田,村前有活水,宜种、宜牧、宜林、宜矿,可多业并举,旱涝保收。距县城较近,不偏僻闭塞,交通便利,信息灵通,于是明万历四年,他带领儿孙由县城迁徙泥河村居住。

首立家训的李希靖

在古代,家训是做人做事治家的准则,是教育子女的有效手段之一。历史上许多家族的前贤们都曾为后世子孙立下家训,启迪训诫着后人。道光癸卯《李氏族谱》记载:“九世祖李希靖,字献廷,性孝友,家贫。与母朝夕承欢不倦,相依为命。存心处事,以忍让为本,是众兄弟中的代表。他尝拈一联,以教子弟。曰:忍人让人,切莫害人,存一点好念头,积福积寿;修己克己,安分守己,行几件正直事,多子多孙。”此后,李家世代将此定为家训,成为后人修身立德的准则。

首办义学的李顺成

《孟县教育志》载:“在清代,孟县民间出现了两所私办义学,即泥河村义学与杨家沟义学。泥河村义学由道光八年戊子科举人李顺成出资设立。”

清道光年间,李顺成独资在本村碾子沟开办义学,招收贫寒子弟读书学习。其坚持办义学30余年,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童。其本人严于律己,克勤克俭,但在培养学生方面往往慷慨解囊,从不吝嗇。他在本村开办义学之后,曾游学京师,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名师儒儒来学校讲学,提高了教学效果。

光绪版《孟县志·列传》记载:“李顺成,字伯贞,号静山,戊子科第七名举人,拣选知县,领道光戊子乡荐。读书以知觉为先,游学京师,与一时贤士大夫相观摩,识量益广,家素丰而自奉恒约之至。培植子弟则不惜繁费。居常敦请名儒为师表矣。亦相与上下共议论熏陶,既久授科第,游学官者累累不绝也。又于里中建义塾,俾贫家子弟皆得沐浴诗书。修撰之奉身自任之,其家庭之子侄彬彬承欢,其微雍穆焉。”

“叔侄同榜”的李文秀、李勋

清嘉庆五年(1800),李文秀考取第八名举人,与侄儿李勋“叔侄同榜”。

《李氏族谱》载:“李文秀,字季美,号鹤泉,以成均报满注教职,敕授修职郎。历任荣河、太谷、

兴县教谕,保德州学正,中式嘉庆庚申科第八名举人,候铨知县。他与侄儿勋,以‘叔侄同榜’首开李氏科举之先河。至性诚笃,孝友克敦,嗜读书,至老不懈。七经皆手抄成帖,肄业晋阳书院,誉冠群英,一时深契合者,皆知名士,任学篆董率诸生惟以立品敦节为先。旋里后,奖励后进,尤谆谆不倦,邑中学者,仰其风徽,无不奉为典型。”

《李氏族谱》载:“李勋,字建亭,号竹轩,嘉庆庚申科举人,拣选知县,借补繁峙县儒学训导,以员外郎职,诰授直奉大夫。生而颖异,纯孝性成,惟读书是务。弱冠补弟子员,庚申与胞叔季美公同举于乡,丁卯大挑二等,借补繁峙县训导,实心课士,多所成就,感激之声达于上游,道宪世康先生尝语僚属,曰:‘广文李公春风时雨也。嗣应继母田太宜人疾,乞养归田,事继母以孝闻邑宰,俗旌之,力辞乃止,田太宜人卒,遂无心仕宦,终老林下焉。道光戊子己丑屡应大宾,乡人荣之。’”

注重教育的李振谊

清光绪版《孟县志》载:“李振谊,字慎五,廪贡生,历任大同朔平府学训导,所至,以端士习为本。解组归,力于经籍训海子弟,勤而有法,子孙服其教,五世未尝分灶,其游庠食廪气,领乡荐者相望也。”《李氏族谱》载:“振谊,字慎五,号竹邨,廪贡生,敕授修职佐郎,朔平府儒学训导。天资粹美,端重寡言,读书目数行下,十八岁入庠,旋食廪庖,授例贡,成均报满叙叙。历任大同、朔平府儒学训导,诱掖士子先品行,不斤斤于文章是务。解组后,惟肆力于经籍,凡奏议传记辄览不忘,评题古今人物,独具卓识,晚年诗文愈进,作述最多,其吟《杨干总死难纪略》及挽诗,尤可诵者。戊申乡饮大宾。”

廉洁奉公的李崢龄

《孟县志》载:李崢龄(1872~1947),字峙如,孟县泥河村人。知名人士。清末贡优。辛亥革命后入太原优级师范,后被荐为潞安书院院长。

民国八年(1919),出任隰县知事。李崢龄为人诚笃俭朴,廉洁自持。就任隰县知事后,在任将近10年,为地方办了一些好事,至今为当地群众传颂。

李崢龄在任期间,鉴于隰县地瘠民贫、土地广阔的情况,大力提倡兴办农田水利,发展林、牧副业。上任伊始即严促农桑局的官员下乡,一面实地勘察,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,在城川兴修水渠河坝,扩大灌溉面积;一面在曹城村建立苗圃大倡造林;同时在城区试验种桑养蚕,推广种棉以及养殖禽畜。在他的倡导下,农民